

聂昱冰◎著

白骨精

养成记

——我在职场的日子

I

无论你是新鲜人
还是老江湖

职场的变数和风雨永远让你难料
白领 骨干 精英

金融危机时代

「白骨精」的成长法则你略知一二吗？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悦时
光

Beautiful Time
阅读是最美的时光

白骨精 养成记

——我在职场的日子

聂昱冰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白骨精”养成记 I, 我在职场的日子 / 聂昱冰著.
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10
ISBN 978-7-5399-3296-5

I. 白... II. 聂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119591 号

书 名 “白骨精”养成记 I, 我在职场的日子
著 者 聂昱冰
责任编辑 姚 丽 赵 阳
责任校对 张松寿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250 千
印 张 18.5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,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296-5
定 价 26.0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ontents 目录

- 第一章 职场制胜的法宝——双赢 / 1
- 第二章 接受挑战才能得到机遇 / 24
- 第三章 初露锋芒 / 43
- 第四章 空降北京 / 62
- 第五章 刀兵相见 / 79
- 第六章 天生的公务员 / 102
- 第七章 受挫 / 122
- 第八章 和人接触的诀窍 / 141
- 第九章 新的挑战 / 166
- 第十章 上海,我又归来 / 182
- 第十一章 竞聘成功 / 214
- 第十二章 三个女人一台戏 / 245
- 第十三章 战争拉开帷幕 / 266
- 尾声 / 291

第一章 | 职场制胜的法宝——双赢

我叫欧兰，今年二十五岁，在一家国际公司的中国总部财务部工作。

在这种公司工作过的人都知道，财务部是一个说起来好听，但其实是又枯燥又劳累又没有油水的地方——好几十人关在一个大公共办公区里，动不动就要加班，常年如一日的面对着那些账本和报表。而且二十五岁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年龄，三四十岁的大姐们觉得你太嫩，可是刚毕业的小美女们正野心勃勃地想要大展拳脚，又觉得你碍事，所以，我的日子过得很暗淡。

我肯定也很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在职场上获得成功、拥有炫目光环的女人，所以我也每天都在期待着能够突如其来的得到一次机会，让我崭露头角，异军突起，但是，三年了，我还没有等来任何机会。我觉得自己的心气和当初刚刚进入社会时的锐气，都正在一点点的被风蚀、消磨。

对了，财务部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女人多。所以每天办公区里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化妆品的气息，和各式各样的颜色，在衣香鬓彩、燕语莺声之下，是没完没了的争风吃醋、钩心斗角！

财务部一共有两名主管，副主管朱莉莉，今年二十八岁，漂亮、时尚，见人不笑不说话，即使看见保洁阿姨都能嘘寒问暖地唠半天，人们都喜欢她，虽然人们都知道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，而她的目标，就是掀翻财务部的正主管丁晓，然后取而代之。

人们都觉得，朱莉莉很快就会成功的，因为她很有人缘，也很会做人，虽然是副主管但是从不为难人，平时谁有个大事小错的，只要求到她，她都会帮人摆平，而且她还很大方，总是请大家出去吃饭、唱歌，碰上节日或者每次出差都会给同事们带礼物回来。同事们还私下里流传，有好几次中国区总裁过来开会的时候，都专门跟朱莉莉聊过天，也

是，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大美女，怎么会不引起男人的关注呢？所以，大家一致认为，朱莉莉很快就会飞黄腾达了。

正主管丁晓，女，年龄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，她整天都是穿着刻板的套装，挽着紧紧的发髻，带着黑框眼镜，挂着刻板的神情，她业务能力精深，记忆力堪比电脑，对工作一丝不苟，对员工严厉有加，我进财务部三年了，几乎没见过她笑！

没有人敢跟她闲聊，人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准确年龄和婚姻状况！

人们当然都不喜欢她，但是我觉得老板应该会喜欢她，因为只要她在，我们的工作效率都是翻着倍地增长的。

今天，我和往常一样，对着一大堆黑白的表格，漫无目的的发着呆，忽然，桌子上的内线电话响了，丁晓让我到她的办公室去一趟！

我吃了一惊，迅速回忆了一遍自己最近这段时间的工作，看是不是出了什么失误。因为一般来说，主管是不会叫我去她的办公室的。

“小欧，你这段时间工作得不错。”丁晓的声音永远是那么干涩。她坐在办公桌后面，两块镜片反射着刺眼的光芒。

“你来公司三年了，特点就是踏实，负责的工作从来没有出现过纰漏，缺点就是保守，缺乏一种年轻人应有的进取。”

“天啊，女魔头平时竟然一直在观察着每一个人！”

我感到背后一阵发凉，一句话突兀地出现在了我的心底，“永远不要松懈，在你上方一直有一双眼睛在观察着你。”

“现在有一个机会，我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。”丁晓声音刻板地说道。

也许是在太长的时间里，我期待机会的心过于热切和焦急了，以至于当丁晓突然说，有一个机会想要给我的时候，我竟然有些懵了，根本没像过去所构想的那样，马上就呈现出积极、干练的态势来，而是有些木然的望着丁晓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事后回忆起来，其实正是当时的这种失态帮了我，因为我无形中流露出来的茫然无措正暴露出了我的稚嫩，而那个时候，丁晓恰恰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单纯的人。如果我显得过于热衷和干练了，可能她马上就会把我排除到候选名单之外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冥冥中都是自有天意的。

丁晓的眼镜片反着光，我看不清她的眼睛，但是我敢肯定，她在观察我，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，是不会轻易的就做出任何决定的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丁晓才又开口了：

“小欧，你是北方人，对吗？”

“是，我是河北人。在苏州上的大学，毕业后就一直在上海工作。”

“你家倒是挺开通的，一个女孩子就放你这么满世界地跑。”

我笑了笑：

“我从小就上寄宿学校，他们也习惯了。”

“你是租房住吗？”

“对，和几个女朋友同租的。”

“租金贵吗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现在年轻人好像很多合租的，关系好相处吗？”

“啊？还行，我们几个还行，我们关系都很好，所以住一起蛮开心的。”

“你挺喜欢花儿的？”

“花？哦，是。”我想起来，我的办公桌上总是会放着一些极小的观赏花卉。

其实我已经想到了，丁晓既然准备用我，一定会对我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，可是我真没想到，她的考察竟然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杠子地展开了。我觉得我就好像是突然被拽到了网球场上，给一个高手当陪练，人家轻松发球，而我则东奔西跑到处扑救还老是接不住球。最要命的是，我看不出来她问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能投了她的心思！

“你不上班的时候都干什么？”

“做饭，绣花。”晕，我为什么不说我喜欢音乐、读书、旅游、看电影呢？这是在网上聊天时候的制式自我介绍啊，我真是被丁晓搅和懵了，直接把昨天晚上在家里干的事说出来了。

“绣花？”丁晓竟然显出了一丝感兴趣的样子，“你还会绣花，都绣什么？”

“就是瞎绣着玩儿的。”天啊，我在心中哀号着，我是想当一个女强人的，怎么越整越不对路了，不过既然开了头，就只有接着说下去了，“我妈挺会绣的，过去在家的时候我跟她绣过那种描花样的刺绣，不过现在就是绣绣十字绣什么的。”

“哦，”丁晓微微点了点头，“你要是有空的话，给我绣幅十字绣吧。”

“没问题，你喜欢什么样的花型？”我赶紧说。

丁晓想了想：

“有那种卡通娃娃的吗？我看那个挺好玩儿的。”

“有！”听到主管竟然跟我说这么家常的话题，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！

我还没激动完呢，丁晓就又提出了下一个问题：

“小欧，你知道什么叫财务吗？”

我被丁晓整得有点儿懵，越来越觉得跟不上她的思路了。

什么叫财务？这还用问吗？大学第一课就学的这个啊？但是我知道，丁晓既然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来，那么她想要的一定不是课本上的答案。

我迟疑了片刻：

“财务，就是对企业进行的另一种隐形的管理。”我忘记了这是从什么地方看来的一句话，当时觉得貌似比较唬人就记住了，现在情急之下就搬了出来。

“这是一句翻译过来的德语，你看的这个版本比较通用，但是我认为翻译的并不准确，我觉得真正恰当的翻译应该是，财务是企业的理性和理智！”

“财务是企业的理性和理智？”

我发誓这句话是病句，而且还是一句让人莫名其妙的病句。

丁晓静静地看着我，看得出来，我的迷茫是在她的意料之中的：

“你不能理解这句话，这很正常，因为你现在是身处于财务之中的，并没有做到凌驾于财务之上。”

“凌驾于财务之上，那不成总裁了吗？”我承认我还是没听懂，但是我很聪明地没有追问，免得显得自己太笨了。

丁晓停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：

“或者说，你现在只是在按照财务给你的分工在工作，而没有做到驾驭财务让它唯你所用。”

这次我听明白一些了：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把企业内的整个财务体系都放在心里，熟知和了解它的每一个流程和环节……”

“还有作用，和意义。”丁晓加重了声音补充道，“每一个流程和作用的意义。只有这样，财务才能起到它该起的作用，充当起一个企业的理性和理智。”

这是丁晓第二次提到这个概念了，我仍旧不太理解，但又好像比刚才明白了一些似的。

“好了，很多东西是需要自己慢慢领悟的，一味的听别人讲，即使记住了也是死记硬背而已。现在说说我准备派给你的任务吧。”

总算又绕回到工作任务上了，我不由地振奋了一下。

丁晓在办公桌后面坐正了身子，恢复了平日里交代工作时的标准神态——一丝不苟，不容置疑。

“总部财务部除了你日常接触比较多的，做出各种财务汇总这些工作之外，还有很多相关工作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，就是不定期派出人员下到各个分公司，实地核查具体的市场操作流程，收集各方面数据，以核算出分公司的支出预算和决算是否合理。”

“不是每年都是分公司报计划，然后公司酌情修订审批吗？”我问。

丁晓很有耐心的看着我：

“公司酌情修订审批的依据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审计？”

“审计是后期工作，而你要做的是前期工作。”

我终于听懂了：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那好，你明天就去苏州分公司，一周以后提交你的报告。报告文本我会稍后就发到你的邮箱里。”

最后，丁晓向我说了这样几句话：

“很多人都说，财务工作是最不容易体现出人本身的才华的，因为做财务，不需要创新、不讲业绩，只要按照规章做好分内的工作就好，其实，这是对财务工作的一种误读。任何一种工作，都需要恪守规章与大胆创新相结合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希望你能在工作中能多动脑子，遇到问题的时候多想一想，还有没有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。”

虽然丁晓的话我并不是全都听懂了，但我还是很认真的点了点头。

走出办公室之后，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：

“丁晓一定是早就已经知道我是在苏州念的大学了！这个女人太缜密了，如果想在工上得到她的认可，还真是得打起百倍的精神来。”

去苏州的这件工作，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，接到的第一个非常规性工作任务，一件现在听起来很平淡很乏味的工作。也许这就是职场，每当你走过了一段路再回忆的时候，也许是惊心动魄或者精彩浪漫的，但是亲身经历的时候，却没有感觉，那可能是因为在当时，你全部的心都已经被压力所填满了，全部的想法都集中在了该如何去不出任何纰漏地、尽善尽美地完成这件工作。

今天是情人节，明天我就要去苏州了。晚上，我和三个女朋友一起来到了外滩。我们四个是闺蜜加死党，还都没有男朋友，合租着一套房子，各自在不同的环境中挣扎奔波。

二月份的上海是最难熬的，又湿又冷，可是今晚南京路上的喧嚣和灯火却冲淡了空气中的湿冷，也带给了人一种身处红尘俗世才能体味到的，真实却俗艳的快乐。

“欧兰，祝贺你，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！”死党之一的商雨晴重重的拍着我肩膀。

“飞黄腾达？”我望着黑暗中那向前奔涌不休的江水，“这只是刚刚上路而已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我只是刚刚才有了上路的机会。至于真正上了路之后，我这辆车是出车祸还是半路抛锚，谁也说不准。”

另一个死党姜虹，笑了起来：

“听起来你好像很倒霉哦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：

“也许我不会那么倒霉，但是这条路上有太多的车在向前奔跑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怎样才能尽可能地超越别的车，最先到达终点。”

“欧兰，”章若枫——也是我的死党，很大声的打断了我，“我已经把你们公司中国区总裁的底细全摸出来了……”

我差点儿没让她给噎着：

“你摸出我们总裁的底细来了？可是他有什么底细可摸啊？”

“当然有了，例如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多大了，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家里几个孩子……”

“他姓吴，叫……”我卡住了，我知道他的名字来着，但是一时却想不起来了，这也不能怪我，问题是谁会没事老想着总裁的名字呢？而这时，章若枫已经居高临下的开口了：

“他姓吴，叫吴森，今年四十一岁，九十年代初赴美留学，取得博士学位，然后进入总公司工作，直到六年前，被总部派回开拓中国市场。后成为中国区总裁。还有他的详细简历，你如果需要我都可以告诉你。”

“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顺便帮你查查。”

对了，忘了介绍了，章若枫是一家风云人物周刊的编辑，所以对这些成功人士的大道小道消息都了如指掌，即使不知道的，也很容易就能搞到。

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：

“他是中国区总裁，我只是财务部里一个普通职员，知道他的背景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吧？”

“谁说没用？”若枫用看白痴的眼神看我，“狐假虎威，听说过吧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我老实的点了点头。

“你想想，苏州那边的人，并不了解你的底细，那么等你到了苏州分公司之后，如果能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，稍微地点一点你们总裁的这些事儿，那别人是不是就会觉得你其实跟总裁很熟呢……”

我认真想了想：

“可是这些，真得会有用吗？”

“谁知道，”若枫耸了耸肩膀，“信息这种东西就好像是衣服的备用扣，和衣服一起买来，也许一直你都用上它，但是也有可能，在某一个时候，它就会起到无可替代的

作用。”

苏州，好像这个名字与生俱来的就带给了人一种小家碧玉的安分和温润。但凡没有来过苏州的人，对苏州的印象都会停留在那些小巧的园林，窄窄的街巷，凹凸不平的青石路，和巷子里横空越过的晾衣竿。当然，还有那一口温糯的吴侬软语，和一个个脸蛋身材都小巧玲珑的江南美人。

可是，凡是会这样想的人，一定都是误会了苏州，或者说，他们只了解了苏州很少很少的一部分，而不了解它的全部，就好像看一个女人，只看到了她夕阳中晚霞下那片刻略带惆怅的妩媚，却忘了，一天是有二十四个小时的，所以女人至少还有几十种上百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风情。

这番话，我是在苏州分公司经理为我举行的接风宴上说的，我不是一个爱卖弄的人，这次是因为对苏州实在是太熟悉了，而且生活了四年还真有些感情在里面，所以话匣子一打开，就滔滔不绝了。等我说了好一会之后，我才惊觉，现在满桌子的人都在听我一个人说话，我的脸有些发热，赶紧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果汁来掩盖自己的窘迫。可是就在我拿杯子挡住脸的那一刹那，我忽然看到苏州分公司的经理正在用一种略带异样的目光望着我。

我不是小女生了，所以我能看出来，那是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欣赏。

“男人对女人的欣赏？”难道就因为我说了几句苏州，他就欣赏我了？

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得学会在适当的时候，用适当的方式来表现自己，恰到好处自我表现，是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级台阶！”

我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这样一句话，这话是谁说的来着，对了，章若枫，这个丫头干她那个工作干的，满脑子都是这种言论。过去我一直对她的这些言论不以为然，但是今天看起来，至少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因为刚刚来到饭店的时候，我很明显地感觉到，那个经理有些心不在焉，可是现在，我已经成功的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！

适当的时候，适当的表现！

“你对苏州很了解？”

当我放下杯子的时候，经理这样问道。

“我在苏州上了四年大学。”

“难怪，我刚才还想呢，听你口音是北方人啊，怎么对苏州的了解比我们这些在这里工作的人还要深。”

“没错，我是河北人，”我突然笑了，“说起来还有一个笑话呢，我上学的时候，管宿舍的阿姨是苏州人，她对我们很好，有一次她很认真地问我，你们河北人都是像你这样子

胖的吗？”我模仿着苏州腔说道。

我的话一说完，满桌子人就都笑了起来，因为坐在这里的基本都是北方人，所以他们都很明白这个笑话的意思。在苏州人，尤其是上一些年纪的苏州阿姨眼里，女孩子就应该长得小小巧巧的，略显圆润的身子，再配上一副溜肩膀，才是小美女，而像我这种典型的高个宽肩的北方女孩子，难免就会让阿姨们觉得有些遗憾了。不过我开得起这个玩笑，因为我对自己的身材有足够的信心。

而且这个笑话也起到了预期的效果，听了我的话之后，经理的目光跳动了一下，眼神变得更深了。

一个笑话活跃了餐桌上的气氛，大家都开始踊跃的讲起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苏州和北方的人文差异，一餐饭吃下来，倒像是给苏州的风土人情、人文习惯开了一场点评会似的。

出了饭店，大家各自散去了，经理留下来送我：

“想不想出去转转，我陪你。”

“不用了，直接回宾馆就行了。”我赶紧说。

“累了？不会吧，从上海到这里很近啊，你是坐着来的吧？”

“啊？哦，我是坐着来的……”我说出来才看见他满脸的笑意，我也笑了，“嗨，让你把我绕进去了，什么叫是坐着来的？”

可能是看我不那么拘谨了，经理的脸上笑意更浓了：

“那你是习惯和男士单独相处了？”

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就又问道：

“我长得有那么让人失望吗？还是你之前有人误导了你，说苏州的钟涛是一等一的大帅哥，所以你才奋力接下了这份工作，结果来了一看大失所望，恨不得现在就回总部去，把我们的年度计划砍掉十分之九，作为我让你失望的惩罚？或者……”

“停，”我突然把双掌举到了面前，掌心向外五指并拢，“你说我们现在去哪儿？”

“你真的决定再跟我单独相处一会儿了？”

“我决定了。”

“你确定你不是因为听我说话听烦了，为了让我闭嘴才答应我的邀请？”

“我确定，我不是听烦了，而是太爱听你说话了，所以想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好好听一晚上。”

我们两个同时大笑了起来，初遇的隔膜就在这笑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我和钟涛走进了一家装饰精雅的茶楼，在苏州这种茶楼很多，地方不是很大，但是环境清幽，循环音响里用极低的声音放着一首古筝曲，飘飘缈缈若有若无。钟涛选了角

落里的一个位置，三面都是封死的，一面挂着一张竹帘。我第一次感觉到，这个钟涛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其实是一个心思很缜密的人，就像选择这个座位，既避开了大厅的嘈杂，又避免了一对刚认识的男女就走进那种幽暗的包房的尴尬，可见他平时做人就是这样的风格，事无巨细，都想得非常周到。

茶几上放着几碟苏州的特色点心和一壶清茶，我和钟涛相对而坐。

钟涛端起了茶杯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：

“以茶代酒，向你道歉，我这个人比较爱开玩笑，别介意。”

“介意我就不跟你来这里了。”我也端起茶杯和钟涛轻轻一碰。

钟涛用牙签插起了一块儿点心递给了我：

“我在公司六年了，从业务经理干到分公司总裁，也接待过很多次总部财务部的核查人员，你是最特别的一个。”

女人听到男人给予自己这样的评价，总是会有些窃喜的，我也是如此，但虽然心中暗自高兴，我嘴上还是保持着应有的矜持：

“那可能是因为我从事财务工作时间还比较短的原因吧，而且又是第一次出来做核查，所以对于很多套路都不太了解。”

“嗯，”没想到钟涛竟然点了点头，“的确有这方面的原因，但是也不全是。”

虽然他的回答有些煞风景，但是还好，总算没有把风景都煞完。

我虽然很想知道他所说的我很特别的另一部分理由是什么，但是他既然不往下说了，我也不好追问，屋子里忽然就安静了下来。

我和钟涛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会儿，话题又绕到了苏州上：

“我觉得你的比喻很有意思，把苏州比作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变化的女人，难道，女人真的会随时都在变吗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

“可是我看你下午在公司的时候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还有现在都是一个样子啊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做女人做的还不够成功，真正有魅力的女人，就是变幻莫测的。”

“这可能是女人的想法，男人可能会更喜欢表里如一的女人，因为太有魅力的女人会让男人觉得累。”

“男人不是都喜欢有光环的女人吗？”

“光环？”钟涛不理解。

“就是事业有成。”

“各有千秋吧。女强人有女强人的魅力，贤妻良母也有贤妻良母的魅力。我想，男人还是都想娶一个传统一些的贤淑女子做妻子的。”

“然后再在外面被那些有光环有魅力的女强人所倾倒！”

钟涛不禁失笑道：

“我们怎么谈起这么沉重的话题来了，这些事情还是留给那些已经成家的人去烦恼吧，我们既然还没有家庭的束缚，就多享受一些单身的快乐吧。”

“明天你的核查工作就要开始了，你准备从哪里入手？”钟涛换了个话题。

我心里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方案的，因为我已经把丁晓给我的那套制式文档倒背如流了，可是我突然间心念一动，既然刚才钟涛说他接待过很多次核查了，为什么不先问问他呢？也许他能说出什么有参考价值的方式来呢。于是我把都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换上了另一套词句：

“刚才也说了，我是第一次干这个工作，所以并没有太具体的想法，你在这方面经验比我多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”

钟涛深深的望着我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：

“欧兰，你真的很特别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不知道他怎么又把话题绕到了这个上面。

看着钟涛那严肃的神情，我强作轻松的笑了一下：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你是总部的财务核查人员，我是苏州分公司的总经理，你的工作就是来核查我们公司的具体情况，然后酌情对我提交的预算进行增减，说实话，说是酌情增减，你们是只会酌情减而不会酌情增的。可是你现在竟然让我给你出建议，告诉你该如何开展工作。你不觉得这很匪夷所思吗？我提出建议你真的会采纳吗？难道你就不担心我会故意安排一个陷阱来骗你，好达到尽可能让总部少删减我的预算的目的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你在总部财务部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不利了。你来公司也有三年了，又一直在总部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这个公司是不允许员工出现任何失误的。”

钟涛的话说完了，我没有马上说话，而是拿起茶壶给他的杯子里续了些水，然后端起了茶杯：

“出了饭店之后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没有称呼过你，之前我都是叫你钟经理，不管叫什么吧，我敬你一杯，为了你刚才的这些话。”

我端起茶杯把手伸过了桌子，就着钟涛的手和他轻轻碰了一下杯子，然后又浅啜了一口才说道：

“刚走出饭店的时候，你有一句话说对了，我在来之前，的确向很多人打听你，因为我不习惯打没准备的仗。从人们提供给我的各种信息中，我了解了你进入公司后的大致经历，你是真正从基层干起，一步一个台阶凭着真刀实枪打出了业绩，才坐在了今

天这个位置上的。这一点我比不了。我从进入公司之后，就一直在财务部，这次，是我第一次独立外出办公。但是，没有实际经验并不就等于很傻很天真，我很清楚你的身份，也很清楚我是干什么来了，不客气的说，如果单纯就工作而言，我和你是对立的。

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懂，但是我想说一句，如果我执著拘泥于工作带给我俩的距离和对立，那么我都不该跟你来这间茶楼。天知道，下一步，你会不会直接塞个红包给我，里面装着两万块钱，好买通我手里这支负责删减预算的笔！”

上天作证，我来苏州之前，的确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甚至连分公司有可能贿赂核查人员，这种私底下的议论都变着法地打听出来了。

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，钟涛一直都在望着我，那是一种能够让人感受到尊重的认真，这至少说明，眼前这个男人已经开始真正重视我了。

直到我的话全部都说完之后，他仍旧一直望着我，良久无言。以至于我的心里都开始有些忐忑了，不知道自己刚才这一番话，是不是说得有些深了。毕竟贿赂核查人员这个问题，在所有当事人之间都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，而我和钟涛不过是刚刚认识而已。

忽然，钟涛笑了，那笑容让我莫名地就觉得亲近，可是亲近之中，又有着一些很陌生的东西。

“欧兰，我比你稍大几岁，在职场上的经历也比你丰富一些，所以我想给你一个建议，保持住你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清醒和坦率，这在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带给你非常大的帮助的。”

我不知道钟涛这几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是真心？是恭维？是敷衍？还是在转移话题？而我也不愿再继续刚才的话了，因为我仓促间涉及到了一个太敏感的话题——分公司向总部核查人员行贿！

于是，我轻轻笑了一下：

“可是很多人都说，过于坦率是不成熟的表现，圆滑和世故才是职场上百试不爽的制胜法宝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如果想在这个世界、这个职场生存，圆滑和世故是必须的，但是自己独到的分析和判断，以及恰如其分的开诚布公也是不可或缺的，只有能够娴熟的驾驭了所有的这些技能，才能在职场自由驰骋。而如果只具有了圆滑和世故的话，那也只能明哲保身，虽然无过，很难有功，谨小慎微，最终固步自封。”

我被钟涛最后这一连串的四个字的话逗笑了，因为没有想到，一个像他这样西装革履、年轻洒脱的职场精英，竟然会用这种私塾先生的口吻说话。

钟涛深深地望着我的笑容，眼神很深：

“怎么？你还是觉得我是在恭维你。那么，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之后，就会知道，我刚

才说的都是真心话了。”

说着话，钟涛从随身的男式手包里掏出来了一个厚厚的信封，放到桌子上，推到了我的面前：

“这是我之前准备好的，就是准备在今晚送给你。”

我是干财务的出身，所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信封里装的，是钱！

我脸上的笑容迅速凝结并消失了，我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但是钟涛的这个行为真的把我震撼住了，因为通过信封的厚度，我一眼就判断出来，如果信封里装的都是百元钞的话，那么这一叠，足有五万块钱！

我木然的拉过了信封，打开封口朝里望了一眼，红彤彤的一片——百元钞票所特有的那种红，不刺眼却很刺激人的神经——果然是五万块钱。

我突然感到很好笑，因为我想起了在总部的时候，财务部的同事们最爱议论那些到下面核查分公司各项工作的同事，能够得到多少好处。

例如到了下面以后都是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饭店啊，如果是男的还会受到全方位的“特殊招待”，而如果是女的，那名牌套装、高档化妆品、品牌皮包，则是必不可少的。最后，大家还会充满了神秘和艳羡的揣测，也许他们真的会收到钱，“没准一次就能收一两万、两三万呢！”大家都这样悄悄的议论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地说，因为毕竟收钱的性质和收东西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东西，可以说是礼物是纪念品，可是钱就是彻彻底底的贿赂了。而我刚才纯粹是出于一种试探、一种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心理，才扔出了“红包”这个重磅炸弹。

但是我没想到，我这个炸弹却远远的不够重，两万已经是我努力往高报出的数字了，可是人家钟涛一出手，就是五万！

五万，这才是刚刚开始。下一步呢？虽然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收过贿赂，也还没怎么给人送过礼，但是我也懂得，送礼不是送一次就算完的，一旦开了头就会持续送下去，而且礼物或者礼金的分量只会越来越重。

恍然间，我感到有些眩晕，因为这个五万块钱的红包，让我真实的感受到，职场上的深不可测，我必须承认，跟这些在真正的职场上打滚过来的人比起来，我的确是“很傻很天真”。

我下意识的抬起手轻轻摁着眉心，也许是我此时的笑容太玩味太自嘲了，钟涛竟然显得有些不安了起来。

也是，五万块钱扔出来了，我也已经拿到自己手里了，却做出这样一副略带嘲讽的神情来，难免会让人心里没底了。

钟涛的意思很明白：

“你接受行，你拒绝也行，可是您别跟拿到什么证据似的行吗？大家都是出来混职场的，要是攥住这个把柄说事，或者把钱交到总部去邀功，那就没劲了。”

不想让钟涛进一步误会我，所以我笑了：

“是不是觉得我想升职想疯了，所以不惜出卖你，把这钱交到总部，好换取大老板的赏识？”

钟涛望着我，神情非常的平静，甚至是带着些乏味的：

“你进步得很快，我刚刚赞扬了你的坦率，现在你的坦率就有些让我无法招架了。不过还好，我也不是一个世故圆滑只懂得一味退让的人。如果你真想那样做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，因为，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钱是我的，我想你刚才没有录音，如果你真的录音了，那么我建议你现在回放一下，看一看我有没有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。”

我一边听着钟涛的话，一边把他刚才给我钱的过程整个回忆了一遍，我这才发现，钟涛说的没错，他的确没有说出任何留住把柄的话！

“好厉害的人，好高深莫测的职场！”我在心中由衷的感叹道。幸好，我没有真的想把这些钱上缴给总部，以表示对公司的忠心，如果我那么做了，钟涛会让我死得很惨的。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，而且，他也一定会这么做！

我用指尖压着信封，拨着它在桌子上轻轻地旋转着：

“钟涛，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，我确实没有想过去上缴这些钱。不是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的来历，而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那样的念头。我承认，我很想升职，可是我不会把毁灭别人当成我晋级的阶梯的。我也有我做人的原则，靠毁灭别人，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，这违背了我的原则。

而且我也懂得，职场其实就是一个社会，也有它的规则和约定俗成的惯例，人如果想在职场上立足，就必须像顺从社会一样，去顺从它的规则和惯例。而我如果把分公司对待核查人员的这种‘方式’，汇报给总部并公之于天下的话，那么就是我破坏了大家都在默默信守着的惯例，等于是给所有的人带来了麻烦，是犯了众怒。那样的话，我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”

钟涛一直在静静的听我说话，不予置评。这时我忽然升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：

“人们都说，做医生做久了，就会看淡了生老病死。那么，是不是在职场中呆的时间长了，也会变得心如铁石，很难被打动了呢？”

反正现在看起来，我这一番情真意切的表白，对钟涛就没什么效果。但是话既然已经开头了，那总得接着说下去啊。否则，我如果这么着就戛然而止了，那么就会彻底地失去钟涛的信任，到时候他稍微给我的核查工作挖个陷阱，设置点儿障碍，就足够砸掉